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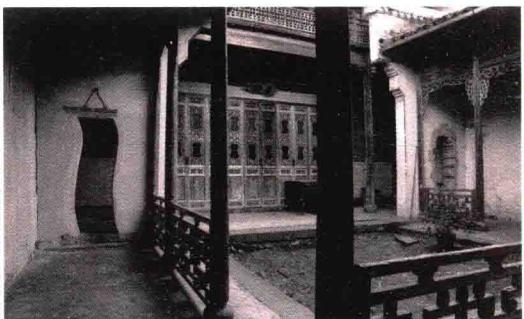
千年徽州梦·老徽州

赵 焰◎著

徽州的历史，
从普通意义上说是公共的历史，

是那种写在纸上、
口口相传的历史；
但就我个人而言，
我更愿意把它当作是个人的历史，
一种具有私密性的历史，
这样的历史才会有血有肉、
有滋有味。

QIANNIAN HUIZHOU MENG
LAO HUIZHOU



QIANNIAN HUIZHOU MENG
LAO HUIZHOU

赵焰文集卷一：徽州文化散文精编

千年徽州梦·老徽州

赵 焰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千年徽州梦·老徽州/赵焰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7.4

(赵焰文集卷一:徽州文化散文精编)

ISBN 978-7-5396-6028-8

I. ①千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44787 号

出版人:朱寒冬

策 划:朱寒冬

特邀编辑:温 澈

图片摄影:张建平

责任编辑:张妍妍

装帧设计:张诚鑫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65859551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 印张: 14.125 字数: 280 千字

版次: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6.00 元(精装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赵焰文集卷一：徽州文化散文精编
千年徽州梦·老徽州



QIANNIAN HUIZHOU MENG
LAO HUIZHOU

总序

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性情浮躁之人，定力较弱，喜新厌旧。自己的写作也是，虽然笔耕不辍，不过文字却五花八门、难成系统，既涉及徽州，也涉及晚清、民国历史；有散文、传记，也有长篇小说、中短篇小说、中国文化随笔什么的。文字全是信马由缰，兴趣所致，写得快活和欢乐，却没想到如何深入，更不考虑流芳人间什么的。回头看自己的写作之路，就像一只笨手笨脚的狗熊一路掰着玉米，掰了就咬，咬了就扔，散了一地。

写作幸运之事，是难逃时代的烙印：文明古国数十年，相当于西方历史数百年——我们的少年，尚在农耕时代；青年时代，千年未遇的社会转型光怪陆离；中年之后，电子信息时代五光十色……童年时，我们只有小人书相伴；中年后，手机在手，应有尽有。少年时，我们赤着脚在田埂上滚着铁环；中年后，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起了汽车。少年时，喜爱的姑娘浓眉大眼大圆脸；中年

后，美人变成了小脸尖下巴……世界变化如此之快，除了惊奇、欣喜，就是无所适从。

人生一世，各种酸甜苦辣麻缠身。写作呢，就是一个人挤出来的茶歇，泡上一杯好茶，呷上一口，放空自己，不去想一些烦心事。现在看来，这样的活法，使我的内心丰富而坚强，虽然不能“治国、平天下”，却可以“正心、诚意、修身、齐家”。我经常戏言：哪里是勤奋，只是做不了大事，也是把别人打牌喝酒的时间，拿去在纸上胡涂乱抹罢了。这话一半是戏谑，一半也是大实话。世界如此精彩，风光各有人在，有得就有失，有失就有得。不是谁都有机会成为弄潮儿的，做不了传奇，做一个时代的观察者和记录者，或者做一个历史深海的潜水员，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

一路前行中，也有好心人给我掌声，也为我喝彩——写徽州，有人说我是“坐天观井”：坐中国文化的井，去观徽州文化的天；写晚清，有人说我将历史写作和新闻写作结合得恰到好处；写小说，有人说我是虚实结合，以人性的视角去觉察历史人物的内心……这都是高看我了。对这些话，我都听在耳里，记在心里，视为鼓励。我也不知道哪对哪，只是兴之所至，耽于梦幻罢了。写作人都是蜘蛛，吐了一辈子丝，网住的，只是自己；也是蚕，吐出的丝，是为自己筑一厢情愿的化蝶之梦。对于写作，常识告诉我，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内心，不是发财，也不是成名，而是写出真正的好文字；要说真话，必须说实话——花言巧语不是写作，自欺欺人不是写作，装腔作势不是写作。真话不一定是真理，不过假话一定不

是真理。在这个世界上,说真话和说实话不容易,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真话,很多人不敢说真话。怎么办?借助于文字,直达心灵。灵魂深处的声音,肯定是真话。

自青年时代开始写作,写写停停,停停写写,不知不觉地,就到了知天命之年,不知不觉,也写了三十多本书了。庆幸的是,我的书一直有人在读,即使是十几年前写的书,还有不少人在读在转。想起张潮的一句话:少年读书,如隙中窥月;中年读书,如庭中望月;老年读书,如台上玩月。其实写作也一样:少年写作,充满期望;中年写作,惯性使然;老年写作,不得不写,因为已无事可做。的确是这样,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,可以对话的人会越来越少。写作,是对自己的低语,也是对世界的呓语。

写作没有让我升官发财,却让我学到了很多,得到了很多,也明白了很多。我明白最基本的道理是“我思故我在”,明白最高妙的境界是“无”。通过写作,我不再惧怕无聊,也不再惧怕“无”。我这样说,并不玄虚,是大实话,也是心里话。

感谢安徽文艺出版社,将我一路瓣下的“玉米棒子”收集起来,出成文集。文集如家,能让流浪的文字和书籍,像游子般回归。不管它们是流浪狗、流浪猫也好,还是不记得路的鸽子、断了线的风筝也好,家都会善待它们,让它们排排坐、分果果,靠在大院的墙上晒太阳。晒着晒着,就成了葳蕤蓬勃的太阳花了。改一句张爱玲的话:人生,其实是一袭华美的锦袍,绣满太阳花,也爬了一些虱子。当人生的秋天来临的时候,晒着太阳,展示锦袍,也

捉着虱子，应有一种阿 Q 般的美好。人活一世，本质上都得敝帚自珍，充满自怜和自恋的乐观主义精神，否则哪里活得下去呢？虽然文字和所有东西一样，终究是落花流水，不过能心存想念、心存安慰，又何尝不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呢？

文集又如大门关上的声音，让人心存忐忑，仿佛身后有追兵，一路嗷嗷叫着举着刀剑砍来。面对此状，我更得如狗熊一样奔跑，得拼命向前，拼命跑到自己的最高点，然后像西西弗斯一样摔下来。

感谢缘分，感谢相关助缘之人，为我半生的写作，作一个总结和了断。这是一部秋天奏鸣曲，畅达之中，有平静的惬意和欢喜。

是为序。

赵焰

2017 年 3 月 8 日

本卷序 苍白的乡愁

| 一幅图 |

在我的印象里，外公和外婆一直端坐在老屋堂前八仙桌的两旁，静穆无声，就像是一幅巨大立体的古代容像。

他们似乎一直是老人：外公长得白白净净的，有着稀稀拉拉的胡须，说话慢条斯理，永远是慈眉善目的；而外婆呢，似乎总是有倾诉不完的怨气，只要一开口，便用一口难懂的歙县话大声地数落。平日里，很少看到他们走出那个黑漆漆的大门，一有空闲，他们总是喜欢端坐在那里，一动不动，就像土地庙里的一对菩萨。

老了，也许只剩下沉默和思想了。外婆的心思是好揣摩的，无非家庭，无非生计；而外公呢，这个十来岁就开始“下新安”，后来又壮志未酬的“老徽商”，对于自己的人生，会不会有着失意的懊恼？或者，有着对宿命的怀疑？——总而言之，他们应该是在

反刍吧，人与牛一样，在很多时候，是需要反刍的。当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做完，无须再做的时候，他必定会选择沉默和端坐，反刍岁月，内心忧伤。

| 一物件 |

20世纪70年代，外公、外婆的家已近一贫如洗了。我小时候只见过几枚老银圆，很漂亮，沿着边猛一吹气，侧耳聆听，便能听到风铃似的清脆响声。后来，银圆不见了，拿去换钱了，一枚银圆，当时能换八元人民币。我能得到的，只是一些铜板。铜板很漂亮，上面有一些字，“光绪”“咸丰”什么的。铜板是我们用来“打币”的：把一分、两分的人民币硬币放在青砖上，用铜板去打，打下来的，就归自己了。铜板是无孔的，铜钱则是有孔的。铜钱我们都瞧不上眼，在一些角落和路边，经常会看到一些生锈的铜钱。铜钱，就像历史的弃儿。

那一年夏天，我忽然迷上了斗蟋蟀。有一天，在老宅的旮旯里逮到了一只蟋蟀，顺手就放进了一只玻璃瓶子。泥菩萨似的外公忽然开口，他对舅舅说：你找几只蟋蟀罐给他，让他放蛐蛐。于是，舅舅不知从哪个角落拖来一个脏兮兮的大木橱子，里面竟然有数十个蟋蟀罐子！有的是陶砂制的，有的是青石刻的，看得出，是有些岁月的了。我挑了一个最漂亮的：似乎是用龙尾石雕刻的，比一般的蟋蟀罐要小，因为小，根本就不能放蟋蟀，一放进去，

就跳出来了。但我喜欢这只罐子，它小巧、精致、漂亮，盖子上刻有一个人物，身着明代官袍，线条流畅；罐底下，有着篆刻印，大约是制作者的图章。

这个蟋蟀罐至今还留在我的身边，放在我的柜子里。前些年有一次拿出来赏玩，盖子落在地上，打碎了，随后又用胶水粘上，算是破相了。有时候偶然瞥到这个物件，我会突然想：当年这个蟋蟀罐到底是谁的呢？它比外公的年纪大，甚至要比外公的外公年纪都大。这个罐子那样精致，那样漂亮，当年的主人一定对它爱不释手吧？但爱不释手又能怎么样呢？物还在，人已去。两厢渺渺，物我两忘。

人真苦，童年如白纸，命终复空旷。我们生而支离破碎，只能依靠各种各样的物件来修修补补。

| 一本书 |

如果说“心想事成”的确有的话，那么我与《歙事闲谭》这本书的结缘，还真是心想事成。

2004年左右，正是我对徽州有着浓厚兴趣的时候，我阅读了很多有关徽州的资料，发现很多资料都出自许承尧所编撰的《歙事闲谭》，但我一直没找到这本书。那一天，我们去了徽州，把车停在屯溪老街边的延安路上买东西，顺便就进了旁边一个小书店，就在书架上看到了上下两本《歙事闲谭》——这样的感觉，不

是“心想事成”，又是什么？

《歙事闲谭》其实就是怀旧。怀旧的心思，除了追溯尘封的人物和事件，还得触摸一些过去的品质：清洁、专注、端庄、认真、静美、自然和真实。那些不怀旧的人，总是显得肆无忌惮、无所畏惧。他们都是没有故乡的游子，是漂泊在这个世界上的萤火虫。在《歙事闲谭·自序》中，许承尧这样阐述他编撰的初衷：“垂老观书，苦难记忆，因消闲披吾县载籍，偶事副墨，以备遗忘。”他所说的“以备遗忘”，不是针对个人，更像是对未来的。也因此，这本书更像是回忆，是一个老人对前世徽州的回忆和总结。眼中有大美者，内心必有敬畏和惜缘。

许承尧是老徽州最后的“三昧真火”。当老徽州注定逝去，新的世界携着锋利、快速和浮躁扑面而来的时候，也许，最佳的选择，就是躲进书斋，用一种温润的回忆来消解这个世界的寒冷。

回忆，是怀念，是留存，更是确立一种根基。许承尧的用意，我想就在于此。

| 一段话 |

现在回忆某些久远的事件和场景，我会不由自主地眩晕，像跌入空蒙，飘荡于云雾之中——从2000年开始，我陆续写了一些有关徽州的书，比如2004年的《思想徽州》、2006年的《千年徽州梦》、2007年的《行走新安江》以及穿插其间所写的《发现徽州建

筑》(与张扬合作);然后,又因为喜欢徽州老照片的缘故,在2010年写作了《老徽州》。写这些书的初衷,是想以自己自以为是的思想,撞击一下徽州,然后去触摸徽州文化的内里。这样的感觉,就像一个妄自尊大的年轻人,以吃奶的气力,试图晃动千年古寺边上硕大古老的银杏树——然后喘着粗气,听头顶上叶子窸窣的响声——值得庆幸的是,这些书出版之后,大约是切合现代人的阅读口味和思维方式吧,不时地会听到一些肯定,引发一些共鸣。有点小得意的同时,也会让我诚惶诚恐、羞赧生怯。

感谢安徽文艺出版社,是他们给这一套书穿上了新装。沉静的包装风格,对于文字和思想来说,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局;尤其是对于我淡淡的乡愁来说,这是一种很好的“小团圆”。

徽州就是一个人、一幅图、一物件、一本书、一杯茶、一朵花……当安静地看,用心地品,用思想去解剖,用体温去摩挲,用禅意去赏玩,当所有的一切都不可避免地商业化,带着他们的人、事以及心思时,一个人,如果能独守空灵,借助于某种神明,用内在的纽带试图去连接那一片安谧的气场,就该是一种幸事吧?这样的感觉,与其说是思念的流露,不如说是乡愁的排遣。一种坠落于时空变幻中复杂情感的宣泄。

徽州从未消逝,它只是和流逝的时光在一起。



总 序 / 001

本卷序 苍白的乡愁 / 005

千年徽州梦

代 序 / 003

壹如梦：春花秋月 / 015

山印象 / 016

水印象 / 023

民居印象 / 029

贰如幻：阴晴圆缺 / 037

历史就是记忆 / 038

虚幻的影像 / 043

家族的背影 / 051

叁如泡：阴历阳历 / 057

桃花源梦 / 058

风水宝地 / 066

金鳌山下 / 075

肆如影:八千里路 / 084
渔梁送别 / 085
徽商的故事 / 089
山外的世界 / 101
千年一觉扬州梦 / 107
伍如露:遍地风流 / 115
高人即仙 / 116
文房四宝的宿命 / 127
戏如人生,人生如戏 / 135
孤傲的浙江 / 142
天生一个黄宾虹 / 150
大爱陶行知 / 157
陆如电:镜花水月 / 164
徽州旧事 / 165
徽州出了个“老惯青” / 169
风情茶馆 / 174
外婆的天井 / 179
尾声 / 183
跋语 / 189

老徽州

前言 那时花开 / 197

第一章 那些山川 / 203

叶挺的照片 / 210

旧时的黄山 / 214

立马空东海，登高望太平 / 218

黄山与名人 / 222

第二章 那些城镇 / 228

郁达夫笔下的屯溪 / 235

屯溪老街 / 244

徽州府歙县 / 255

最佳之处是水口 / 261

旺川村史 / 270

江 村 / 274

第三章 那些事儿 / 279

抗战时的徽州 / 283

营救美国飞行员 / 290

雄村中美合作所 / 295

婺源“回皖运动” / 304

第四章 那些徽商 / 309

扬州的汪氏家族 / 313

无徽不成镇 / 321